



□韦钦国

说起“王小玉”这个名字，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但要说起“白妞”可能知道的人就多了。王小玉也罢，白妞也罢，其实是同一人，只不过后者作为艺名更被人所熟知而已。

王小玉(1867—1900年)，廪丘(今山东阳谷)人，幼时学说梨花大鼓，13岁豆蔻之年登台，16岁即在当时的商贾会聚之地临清书肆表演。《老残游记》里说，“这白妞名叫王小玉，是天生的出奇人物，十二三岁就学会了说书的本事。”史载，王小玉大约在光绪十二年(1886年)，也就是20岁之前，就来到济南说书并大获成功，这与《老残游记》里的说法基本相符。

王小玉初到济南时并不出名，最初在漱玉泉附近摆摊表演，三年后名声渐起时至明湖居说书，并在这里扬名立万。王小玉名震济南的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平台好——明湖居系前辈郭大妮开办。郭大妮是王小玉之前表演梨花大鼓的代表性人物，声震济南府。她创办的明湖居位置更是得天独厚，环境优美秀丽，既热闹又安静，是说书的理想之地。二是天赋好，王小玉嗓音非同一般，加上专业训练使得技艺精绝。再加上外形“楚楚可怜，歌至兴酣，则又神采动人，不少羞涩”，到了这个分上想不红都难。清人王以敏(即《老残游记》中那位夸赞白妞演技的梦湘先生)曾在明湖居亲耳听过白妞的演唱并写诗赞之，诗曰：“王家有女淡丰姿，玉娘小字香春风。明眸含睇水新剪，登场按拍天无功。”

王小玉的表演到底有多出彩呢？《老残游记》里写道：“(她)启朱唇，发皓齿，唱了几句书儿。声音初不甚大，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：五脏六腑里，像熨斗熨过，无一处不服帖；三万六千个毛孔，像吃了人参果，无一个毛孔不畅快。唱了十数句后，渐渐地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个尖儿，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……”真个是“百环曲折，节节高起”“余音缭绕，三日不绝”。而老残在高升客店里听到的议论则是，“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，听了她的说书，无不神魂颠倒”。

清末民初的王以敏(1855—1921年，祖籍湖南武陵，曾任御史及地方知府)，与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“过从甚密”，二人曾在明湖居同场看过王小玉的表演，王以敏对刘鹗书中有关王小玉唱腔的描写更有话语权，他说：“济南泉水女儿喉，写入浮踪动九州。不有老残工妙笔，何人识得梦湘愁。”

其实，梨花大鼓的表演却不复杂，仅单人或二人左手持梨花片，右手执鼓楗击矮脚小鼓，需要时加上乐师伴三弦，仅此而已。《老残游记》里对此有着清楚的描写，(白妞)“左手取了梨花片，夹在指头缝里，便叮叮当当地敲，与那弦子声音相应；右手持了鼓楗子，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。”王小玉说书说的多半是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以及两宋年间的历史故事，其中最擅长的是《小黑驴》《一窝黑》

等段子。

王小玉有个妹妹叫黑妞，表演同样出彩，与姐姐同享盛名。《老残游记》中说她“忽羯鼓一声，歌喉遽发，字字清脆，声声宛转，如新莺出谷，乳燕归巢……”当时姐妹两人的影响很大，老残“路上听得两个挑担子的说道：‘明日白妞说书，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了，来听书吧。’又听得铺子里板台上有人说道：‘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去的，明儿应该我去了。一路行来，街谈巷议，大半都是这话，心中很诧异。’”

王小玉姐妹的到来，无疑加重了济南“曲山艺海”的厚度，当年明湖居“有一百多

张大方桌，常常座无虚席，热闹非凡，名噪一时。”“下午一点钟开唱，如上午十点钟去，便没有了座位，要听还要早去。”清代鬼道人《旧学庵笔记》称：“光绪初年，历城有黑妞、白妞姊妹……尝奏伎于明湖居，倾动一时，有‘红妆柳敬亭’之目。”

王小玉的成功不仅在于时机与天赋，还在于她的融合精神，“她有一副好嗓子，又吸收了京腔、昆腔小调种种腔调，运用到大鼓书的调儿里，经过两三年工夫，创造出了梨花打鼓的新调。”经过借鉴吸收菏泽、聊城等地方小曲、戏剧的腔调，丰富和改造了原来的曲调，做到了俗雅共赏，开创了梨花腔调新的艺术高度，受到欢迎再正常不过。

王小玉在梨花大鼓的传承上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，她之前的代表人物是开办明湖居的郭大妮，与郭大妮同时代表梨花大鼓的还有一个黄大妮。关于黄大妮的记录如今已不多见，人们仅知道王小玉是黄大妮的表妹，是她把王小玉带到了济南。王小玉之后的代表人物是谢大玉。谢大玉祖籍山东武城县，系鼓书世家，光绪二十六年(1890年)出生时王小玉在济南已如日中天了，而她7岁那年王小玉就去世了，二人似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，但凡事都有因缘巧合。

谢大玉的父亲谢其荣年长王小玉7岁，工于三弦，被王小玉聘为弦师，深得王小玉演唱技艺精华，因为这层关系，谢大玉又学到了王小玉演技的真传和遗韵。据说谢大玉“秉性聪颖，嗓音高亢圆润，吐字清晰、腔调婉转。”唱做功夫皆佳。与王小玉相似的是，谢大玉同样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流派的特点，对唱腔改进优化，成为出类拔萃的梨花大鼓演员。

无论是郭大妮、黄大妮还是白妞、黑妞，都是梨花大鼓的代表人物，但梨花大鼓并非只适合女子表演。“梨花大鼓”源于山东大鼓，形成于明末清初，本系冬季农闲时男性在街头酒肆的一种表演，因最初的道具仅为两片犁铧片，故称“犁铧大鼓”。《山东省志·文化志》记载，明代中叶后北方鼓词兴起，“大鼓以梨花(即山东大鼓)为最早。梨花本名犁铧片，乃农具之碎片也。”

《老残游记》里也提到，“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，用一面鼓，两片梨花筒，名叫‘梨花大鼓’，演说些前人的故事，本也没甚稀奇。”因“犁铧大鼓”中的“犁铧”过于“接地气”，清末光绪年间(1875—1908年)被文人改谐音“梨花大鼓”，多了些文艺色彩，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接纳女性表演，但伴弦者仍为男性。

“梨花大鼓”兴盛了约500年，到了民国初期开始式微。为保护“梨花大鼓”这一艺术形式，2006年国家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谢大玉的弟子、出生于1947年的左玉华还被评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”，左玉华“继承了谢大玉激扬奔放的演唱特点，其行腔委婉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刚柔并济、雍容大方”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后人没有忘记王小玉，2004年版《山东省志·人物志》就专设了“王小玉”词条。在济南泉城路与芙蓉街交叉地带还有一处“老残听曲”的雕塑：白妞倾情表演，老残听得全神贯注，店小二看得入神，茶水溢杯而不察……

□赵瑞峰

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，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，遣派时任礼部侍郎张榕端致祭泰岱、沂镇、东海。张遂于当年正月二十八出京，至当年五月十五回京，共计106天。其间曾两过济南境，共在济南停留二十余天。张榕端所作《海岱日记》中对两次停留济南期间的道路见闻、旅中杂事、名胜古迹等多有记载。

张榕端离京南下，直接去泰安致祭泰岱，曾途经济南境内的齐河、长清两地，这在日记中都有记载。既经齐河又履长清，没有不过济南之理，日记却无一语，想来这并非作者的一时疏忽，而是欲留待此后专门过访济南时予以详记。

到四月初，张榕端完成使命后，这才由平度经莱郡，走青州往济南而来。入济南境，首站章丘，尚未抵公署，闻有李氏啸园在东郭，就不顾劳顿去游玩。啸园系明末清初李缙明建，是章丘名园之一，张以为“得山水自然之趣”。及抵署，亦不休息，又游焦司农园。此园西偏有井，井上有亭，亭东西两旁有以砖砌的泉眼和小沟。这时有一头驴正转动井上桔槔汲水浇花，水伏流地的情形引起他的注意：“遇泉眼则上冲满沟，徐注于花畦，欲其东则塞西，欲其西则塞东……”他大概从未见过此种浇地法，颇感新鲜有趣。

张榕端后游园内叟堂、陶庐、双芝亭和亭外寒碧轩。亭与轩所处环境颇佳：“西向高敞，茂树攒之。东北小阁，可四眺村墟。”但“适春尽骤热，改席于井东”，井东环境更幽：“坐绿阴下，高柯啼鸟，低枝拂头。斜阳不漏，凉飔微度。”井旁恰有泉，“取杯置泉，冷辄饮之”。有酒可饮，有泉可品，又有景可观，得穷其趣，致足乐也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该日记，称著者“工于点缀景物，叙致时有可观”。试看他写游园的这一段日记，及此后在济南记游大明湖、历下亭的诗文，可见所言不虚。

次日则应章丘望族焦考功(康熙己未进士)之邀，饮于其城南别墅醉耕堂。这里的环境丝毫不比头天所游焦司农园逊色：“竹树茂密，亭台清旷。一丘一壑，足以徜徉矣。”而且“东有隙地，云尚将多营轩榭也”。别墅建设全部完工，其伟丽之观可以想见。

到济南公署第三天，“雨从已刻起至五鼓未止”。虽是小雨，但下的时间长，且来得恰是时候：“……深润苗根，麦可大熟，秋禾亦能耕种矣。”张榕端见状深感欢喜，喜不自胜，遂于薄暮与人于捧日楼露台小酌，且边饮边观雨中云山，以为“纯是米襄阳妙绘”。这还不算，又作《喜雨吟》五古一首，其中有“雨旸冀若时，庶慰三农苦”“匪但二麦起，兼可卜西城”的诗句。

张榕端五天后始游莲子湖(大明湖)。大明湖当时占城内地三分之一，为济南胜景，历来游济南者，鲜有不游此湖的。张榕端游此湖是四月上旬，正是红绿如绣之时，故所见明湖如“一幅江乡好景”“……荷叶拥篱，蛙鼓喧于芦

中，水凫唼于柳下”。时隔三天后，又于薄暮时分携箫管乘小艇游明湖，“月衔远峰，清歌如丝。举盏细酌，凉飙徐来”。

游大明湖没有不登历下亭之理。这座古亭荒废已久，但康熙三十年已由盐使李光宁重建。重建后的新亭“六角，西缭长廊，东有虚室。杂花密树，环于阶砌。由长廊西南小折，通以略约，一小亭日‘水镜’。又西为蔚蓝轩，颇高敞。亭与轩皆在水中央，四顾浓绿，映人眉睫，荇藻游鳞，皆出履下。有此亭而湖为增胜矣，壁间碑刻颇多”。张榕端日记中的记载绘声绘色，这是关于历下亭废兴极难得的文献资料，对今天保护和修缮此亭不无借鉴意义。

在离济南往曲阜前，张榕端与臬司苏昌臣道别，并细述先世交情。原来苏父为中丞公参藩河北时，与张榕端的祖父司马公交好。张父中乡试时，中丞亲为其簪花。那时张榕端才八岁，于屏后偷窥，至今不忘。苏昌臣告诉张榕端，其祖司马公所书笺扇尚存箧中。张亦告诉苏昌臣，其家堂额“泽润兰芽”即是其父中丞公手笔。叙先世交情颇为动人，则两人情谊因之益笃可知。

五天后，张榕端在曲阜拜谒夫子毕，即经泰安重返济南，途中在长清停留一天，是为了游灵岩寺。在灵岩寺登十三层高辟支塔，并登藏经、卧佛、达摩、朝元、大士诸殿。于达摩殿还看到有名的铁袈裟。大士殿中有甘露泉，流于槛外，殿外石亭下有甘泉，张榕端则取泉水豪饮。其亦有《游灵岩寺》诗：“首夏迂游屐，灵岩蕴秀殊。数回山曲折，一望树模糊。负岭如屏障，前蹊俨画图。所嗟年岁久，名刹任荒芜。”可见灵岩寺虽属名寺，但当时因管理不善几近荒芜。

离开济南仅数日，张榕端前番来已与公署官员并故旧相接，所以此番复来，连日有包括苏臬司在内的五人邀饮。张榕端在学使刘六皆处兰石轩小酌，对天然兰石发生兴趣：“白石广二尺许，长五尺，纹理成横幅兰蕙。花叶生动，拂湘江之渚，但少香气耳。昔人欲锯而分之，石坚不可断，乃止。”继初来济南两游大明湖，这次来又三游大明湖。但这次仅记之以数语：“先酌舟中，后饮于水面亭，昏黑而归。”

时隔近半月后又有四游明湖，也是最后一游，即日记中所谓“别莲子湖”游。这次是雨后来游，故所见景象是：“雨后涨波，微云笼日，湖若益广，山若益近。小舟穿葭菼问，鱼鸟鸣跃，皆来亲人。”“登北城楼，其下水门常闭塞，楼甚高迥。俯视济南，烟火万家。北望华鹊，青黛二点，对峙东西。”张因叹：“计四泛此湖，而风日之佳，今夕为最也。”未料方叹罢，忽大雨骤至，本欲于水镜亭凭栏临流，飞觞欢饮以尽兴，亦只好悻悻而归。

这次在济南期间张榕端曾有小恙，过了好几天才稍好。原来打算游千佛山，以小病不胜力，遗憾未去。所以张特记之：“余雅有泉石之癖……二竖侵之……千佛龙洞诸胜，不遑寓目，亦东行一缺陷也。”

四月初六，张离济南回京复命，此后没有机会再来济南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清代礼部侍郎张榕端两过济南日记

投稿邮箱：qlwbrwqj@163.com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